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徐贵祥

对阵

徐贵祥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对阵

徐贵祥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对阵 / 徐贵祥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 2
(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·徐贵祥卷)
ISBN 978 - 7 - 5034 - 8525 - 1

I. ①对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9644 号

责任编辑: 蔡晓欧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8.5 字数: 249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2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目 录

第一章 雪祭	1
第二章 借兵	39
第三章 盛宴	117
第四章 移师	153
第五章 北上	215
后记	286

第一章 雪 祭

一

天是个好天。过了大年，往后就是春天了。日子像往常一样，一觉睡到天亮，就着咸菜喝了两碗稀饭，农民就牵着水牛，下田干活了，走出土墙小院，拐过山根弯路，身边的黑狗突然叫了起来，先是几声试探地咋呼，接着一阵狂吠，声调焦躁凄厉，一声比一声急促。农民疑疑惑惑地停下脚步，使劲地抽动鼻翼，感觉这个早晨的味道有些不对劲。

终于，农民看清了，远处的小路出现一队晃动的黑影。天啦，是鬼子！此刻连狗都吓得不敢叫了，躲在农民的身后瑟瑟发抖。农民二话不说，赶紧牵牛往回走。一个日军士兵从树丛里跃出，熟练地捂住农民的嘴巴，刀刃在他的脖子上轻轻抹了一下，回手一刀，那条狗一声不吭地倒下了。

这座山叫惠原固，处在渤海以南，琅琊东北，清河西北。以惠原固为中心，方圆三十里叫洼津，是海水冲积而成的盐碱地，直到惠原固山脉，植被才丰富起来，依然人烟稀少。从乾隆年间开始，这里就是土匪栖身的地方。

日本驻詹家店驻屯军大佐河上川选择这个路线，至少精心准备了半年，采取的是分散集结、分段抵近的战术，各散点部队前两日就开始行动，主力半夜秘密出城，经过十个多小时的迂回，天亮前按时到达惠

原固。

再往前，就是八路军清河根据地的前沿了。日军先头部队指挥官命令部队离开大路，贴山根小路行进。

驻防惠原固的是清河支队一团，元宵节这天一大早，团长周杰宁就带领十几个骑兵，沿山下小路巡逻，在惠原固山下唯一的小路上，几乎没有选择地就走近日军先头部队潜伏的区域。

草丛里，日军中队长山村听到了马蹄声，指挥部队趴下。周杰宁的马队按正常速度从潜伏的日军身边通过。突然，一只马被绊了一下，马向路边翘起一下，踏在一个日军士兵的手上，士兵张大嘴巴，却没有喊出声。那马站稳，抬起前蹄，又踩到日军士兵手上。士兵的脸猛地抽搐起来，扭曲得像一只晒干的茄子，依然没有发出喊叫。

一触即发的战争就这样同双方擦肩而过。过了这个拐弯，巡逻队放慢脚步，周杰宁翻身下马，交代身后的连长马大海，到前面搞点吃的。然后走到一个高坎上，解开裤带撒尿。

高坎下，一名鬼子士兵惊恐地伏在地上，尿水从树枝上落下，顺钢盔往下流。马大海也解开裤带，掏出物件，撒着尿，向往地说，今天是正月十五，运气好的话，能买到一只羊。

马大海尿完了，收起家伙，看着周杰宁说，团长，你怎么尿这么长时间？周杰宁咂咂嘴说，早晨喝了两碗稀饭，没见到几粒米，都是水。

正说着话，看见有一匹马一瘸一拐，周杰宁问，怎么回事？牵马的战士说，刚才崴了一下。周杰宁说，不对啊，好好的怎么就崴了？说着，去察看马蹄，一看，上面有血。周杰宁说，他妈的，怎么崴成这样，铁掌上都带肉了！

马大海也过来察看，抬起头来看着周杰宁。周杰宁问，在哪里崴的？战士回手一指，在黑风山下。周杰宁把手搭在眉上，挡住阳光，顺着战士手指的方向眺望一阵，突然眉头一皱，挥手喝道，上马！

按照那个战士的回忆，周杰宁和马大海带领战士，回到了崴马的地方，在路边细细搜寻。草丛里虽然不见人影，但是能够看出草木被践踏

的痕迹。

周杰宁一言不发，接过机枪上了马背。等战士们都跨上马背之后，周杰宁一马当先，向那棵独立树冲了过去，边冲边扫射。

终于，有了回应，从山上，从峡谷里，从树林中，几百支枪口瞄准周杰宁的骑兵小分队。

黑风山东侧的峡谷里，枪炮轰鸣，在山谷里回荡，犹如风暴。

二

一匹黑马驮着老千，从昨夜突出日军占据的詹家店城门，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时辰了，老千带着三处枪伤和紧急情报，苟延残喘，闯进了琅琊独立旅的防地。

阳光从树林的缝隙落下，一地斑驳。然而此时，老千看到的却是满天繁星。他知道，死亡已经向他走来，然而他必须在死亡到达之前见到他要见到的人。

国军少校黄津弗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现了老千，几个士兵像捕鱼一样，向老千甩去一张大网，老千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就被捆住了手脚。黄津弗押着老千，火急火燎地往旅部送。

在半山腰的旅部门口，老千一眼就看出来，琅琊独立旅多出了一个人。那个人站在门口的石头狮子前面，身穿笔挺的将校呢制服，戴着雪白的手套，身躯挺得像一棵松树，俨然一副正规军的派头。老千心里猜测，这可能就是郑亦雄了。老千已经有半年没有到琅琊州了，就是在这半年里，琅琊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陈奇仁的保安团被何长官收编成琅琊独立旅，何长官派来一个叫郑亦雄的上校来当参谋长，实际上就是接管了这支部队。郑亦雄这个名字，在渤海湾方圆几百里都很响亮，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当年徐州会战中的敢死队长，还因为前不久在反扫荡战斗中他亲手击毙了他的当汉奸的叔叔。

果然，黄津弗对老千说，抬起你的头，你面前的是琅琊独立旅郑亦

雄参谋长，有什么情况，向郑参谋长报告。

老千虽然是第一次见郑亦雄，但内心早有好感，也就没有隐瞒自己的情报。老千说，鬼子昨夜集结五路人马，连同汉奸部队，五千多人，秘密出城，昼伏夜行，正在向清河根据地和琅琊州潜动，实施偷袭。请郑长官赶紧派人向清河支队通报，两家联手御敌。

郑亦雄倒是沉得住气，看了老千半晌才慢吞吞地问，你这情报是从哪里来的？

老千说，这个你不要问，我的情报绝对可靠。

郑亦雄抬头看看天，又低头看看地，天上霞光已然散去，蓝天白云，几只飞鸟悠然掠过。忽然，郑亦雄的目光停住了，停在一棵柳树上。皱皱巴巴的柳枝上，好像有几枚嫩芽。郑亦雄拍打着手套说，朗朗乾坤，青天白日，这么好的天气，你是大白天说梦话啊！

老千愣住了，说，打仗是由老天说了算吗？

郑亦雄说，当然是，打仗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摆在前面的就是天。这不是个打仗的天。

老千火了，大声嚷嚷，姓郑的，你要是中国人，赶紧把我的马还给我，我要向杨司令报告。

郑亦雄还是不紧不慢，悠悠地说，你说他昼伏夜行，他伏在哪里，行在何处？

老千说，这就是我之所以冒险出城的原因，目前还搞不清楚鬼子的路线和日程安排。鬼子这次行动十分保密，应该准备得非常周密。

郑亦雄看着老千，突然冷笑道，好你个奸细，造谣惑众，乱我军心，来呀，关起来，待我查明真相后再做处置。

黄津弗一挥手，几个士兵架住了老千。

老千的双手被士兵紧紧缚住，伸长脖子大喊，姓郑的，放开我，难道你想当千古罪人吗？

三

郑亦雄的好心情被破坏了。这顿早餐，他只喝了一碗小米稀饭，然后走进作战室，把分管作战的副参谋长叶乃伍和作战科长田齐鲁叫过来分析敌情。

田齐鲁把一张大比例地图摊在郑亦雄的面前，沿着詹家店西南柳沂河岸画了一条曲线，有些着急地说，虽然我们不能判断鬼子的去向和日程，但是，五千多鬼子汉奸深夜秘密出城，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重视的事情。

郑亦雄皱着眉头，俯在地图上，看了半晌，拿起铅笔在上面画了几道曲线，然后才抬起头来说，五千多人，你真的以为鬼子汉奸会出动五千多人？五千多人离开詹家店，半个渤海湾都会有动静的。我总觉得其中有诈。

田齐鲁说，参座，那个八路军的探子，他死都快死了，他还能撒这么大的谎？

郑亦雄笑笑说，黄盖都会搞苦肉计，他们就不会搞？这段日子，琅琊独立旅内外，到处都有他们的探子，我甚至怀疑，我们搞个操典都被他们了如指掌。他会不会趁我立足未稳，派人送个假情报，引蛇出洞，端我老窝？

田齐鲁惊愕地看着郑亦雄，口气很冲地说，参座，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，杨蓼夫不会干那种亲痛仇快的事情。

郑亦雄阴冷地看了田齐鲁一眼，不会？你怎么知道不会？你了解杨蓼夫还是我了解？老叶你说呢？

叶乃伍长着个弥勒佛像，很慈祥的样子，但是说出来的话却很肯定。叶乃伍说，杨蓼夫借刀杀人并不能排除。他们对那个太和事变一直耿耿于怀，在另外的战场报复一下怎么没有可能？

田齐鲁发现麻烦大了，不顾尊卑，抖了抖地图，又把地图挂在墙

上，昂着脑袋说，二位长官，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了，我们不能坐而论道了，得紧急行动起来。

郑亦雄倒是好脾气，仍然不紧不慢地说，行动？怎么行动？就凭土八路的奸细送来这么个半截子情报？你说他昼伏夜行，伏在哪里，行在哪里？狗咬刺猬，无从下口啊！

田齐鲁心里暗暗叫苦，但是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。田齐鲁说，我提议，以最快的速度向八路军清河支队通报，两家长官联席商量应敌对策。

郑亦雄盯着田齐鲁看了一会，田齐鲁的头低下去又抬起来。郑亦雄说，绝无此种可能。别说这个情报纯属子虚乌有，就算是真的，我们也要封锁消息。

田齐鲁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叶乃伍身上，叶乃伍避开田齐鲁哀求的目光，看着地图说，参座深谋远虑。不管是真的假的，这一仗我们都不能打。如果是真的，我部应该避战，而让土八路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，我部方能保全。

田齐鲁不禁喊了起来，万万不能啊，倘若八路军受到突袭，我部就危险了，唇亡齿寒啊！

郑亦雄厉声喝道，田齐鲁，请坐正你的屁股。再有异议，那就是同党国离心离德，该当何罪，你自己想吧。

郑亦雄说完，扬长而去。叶乃伍跟在郑亦雄的屁股后面，走到门口，又转过身来，走近田齐鲁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，老弟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参座对八路成见甚深，何必触那个霉头？

田齐鲁长大嘴巴说，可是……

叶乃伍诡异一笑说，可是什么？你以为参座真的看不出危机吗？什么叫料事如神？郑亦雄就是。

田齐鲁的嘴巴还在张着，可是……

叶乃伍又拍了一下田齐鲁的肩膀，没有可是，只有可能。等着吧，好戏还在后头。

直到叶乃伍离开了作战室，田齐鲁的嘴巴还是没有合上。

嘴巴合上的时候，田齐鲁想起了郑亦雄刚才画的几条曲线，等他扑到地图上，那几条曲线已经消失了，不知道何时已经被郑亦雄擦去了，几乎不见痕迹。

就在那个瞬间，田齐鲁闻到了血腥。

十年后，田齐鲁在渤海文史馆看到了这样一段资料：1944 年秋，日军在山东战场节节失利，后方补给捉襟见肘。为了征集战争物资，日酋河上川蓄谋已久的所谓打铁行动拉开帷幕，此次行动保密程度超出常规。八路军地下工作者冒死出城，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破坏，情报未能及时送到清河支队。

自然，这是后话了。

四

清河镇是渤海湾一个很有名气的老镇，因渔业发达和海上交通便利而成为渤海湾西南的商贸重地，街面商铺接踵比肩，酒楼茶肆林立，小商小贩自得其乐。时值元宵节，清河镇喜气洋洋，青石板路的两边张灯结彩，各种货物琳琅满目。

自从清河支队住进清河镇，詹家店的日军就没有到这里来过。打仗嘛，杨司令立下的规矩，要把战火引到敌占区去。杀个汉奸，拔个据点，总是在詹家店旁边动手。日军在渤海湾的底部有一百多里防线，防不胜防，清河镇难得地闹中取静，很快就恢复了日子的红火，何况还是元宵节呢。

街东头戏台上，悬挂着“军民同乐 团结抗敌”横幅，横幅下面的戏台上，正在上演《贵妃醉酒》。

周杰宁打马穿街而过，火急火燎地找杨司令，第一站就是东门大戏台。

咚咚呛，咚咚呛，呛呛得得呛得得，咚咚呛呛咚咚呛，好热闹的一

台戏啊。三十里外的枪炮声，就在这热烈的锣鼓声中被淹没了。

周杰宁勒马远望，但见台上的花旦伴着锣鼓碎步轻移，花枝乱颤，翘着兰花指，正捏着假嗓子忸怩作态地唱着“高山流水情谊长，人间悲欢几多伤”……

“贵妃”唱着扭着，一不小心，露出了驳壳枪的枪柄和红绸子。台下有人喊，花旦不是识字班啊，腰里还别着盒子枪呢。

清河地界，叫年轻的小媳妇不叫小媳妇，叫识字班。这都是八路军来了之后的形成的风气。

“贵妃”倒也老辣，一边唱着，一个转身，把驳壳枪顺势一掖，再转过身来，驳壳枪的枪柄就不见了，只是腰里鼓鼓地多出一块。台下哄然大笑。

周杰宁顾不上看这个西洋景，翻身下马，把马拴在一根柱子上，侧身挤向戏台，正要上去，一个执勤的战士把他扯了下来。周杰宁恼火地说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报告。

那战士不卑不亢地说，首长交代，正月十五，军民同乐，不许打扰。周杰宁挥起拳头扬了扬，知道铁敦团吗？战士说，知道，打不烂的铁敦，罗政委起的名。周杰宁说，老子就是铁敦团的团长。战士伸出舌头嚷嚷，妈呀，周老虎！

战士后退一步，让出道来。周杰宁二话不说，纵身一跳，登上戏台，站在后面对两个演员察言观色，捕捉目标。

台上的人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还有忸怩作态忘我地唱着，“借酒浇愁愁更愁，且把三更当五更”，冷不防，周杰宁一个箭步蹿上去，挡住了“贵妃”的去路。周杰宁立正报告，司令员，有情况！

台上台下顿时大乱，议论纷纷。“贵妃”一怔，揭开面具，低沉喝道，周杰宁，你搞什么乱，我第一次当票友就被你搞砸了！

周杰宁也怔住了，报告杨司令……啊，错了，你是龙副司令？

龙捷三把面具合上，满脸不高兴，什么事？快说！

周杰宁说，黑风山口发现敌人，形似土匪，但我分析，很有可能是

日军和汉奸的大部队。

龙捷三正在卸行头的手又停住了，好像还没有从戏里走出来，随时准备重返戏台。龙捷三说，怎么可能？詹家店离黑风山一百多里路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出现了？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

周杰宁说，龙副司令，我，我也没有把握，不过，凭直觉，我觉得幕后有鬼子。

台下乱哄哄的，有人喊，贵妃原来是司令啊，接着唱啊！

一壮汉喝彩，司令好功夫，八路军文武双全啊！

龙捷三朝台下看了看，脱掉戏装，向后台一扔，火冒三丈地斥责周杰宁，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侦察清楚？

周杰宁一脸委屈，我怕误事啊，倘若真的是鬼子偷袭，那就是灭顶之灾啊，现在突围都来不及了。

龙捷三匆匆擦了两把脸上的油彩，大手一挥说，快跟我走，向杨司令报告。

五

那天早晨，章慧本来是去东头看戏的，一抬头看见政治部副主任任冰雪，想躲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好硬着头皮上前打招呼，任副主任，你也来看戏啊！

任冰雪没好气地说，看什么戏啊，我来看你。你过来，跟你说个事。

章慧无奈，只好跟着任冰雪走，一步一回头地看着戏台。章慧刚刚从墨镇地下组织转到清河支队，在宣教科当科长，其实科里就她一个人，目前主要的任务是给妇女识字班当教员，通过识字班发动群众。刚来的时候听组织科长许东湖说过，任冰雪是从长征过来的老红军，脾气很大，还没有来得及领教，今天被任冰雪叫住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心里很是忐忑。

任冰雪把章慧领到戏台南边的巷子口，开门见山地说，我刚刚听说，李其仁要把你介绍给杨蓼夫当老婆，有没有这个事啊？

章慧愣了半天，面红耳赤地说，是有这个事。但是杨司令并没有当面跟我明说，也许是同志们有些误解吧？

任冰雪问，那你的态度呢？

章慧表情复杂地说，我什么态度也没有，我是来革命的，来抗日的，我不是来给谁当老婆的。

任冰雪高兴了，挥动胳膊说，好，说得好！你有这个态度就好！女同志嘛，参加革命，会比男同志遇到更多的麻烦。我听说杨蓼夫授意李其人把你从地方调来，明确你的任务是给他当副官，直接在他身边工作，被你拒绝了，是不是这样啊？

章慧半天才说，任大姐，我，我……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

任冰雪继续激动着，胳膊挥得像拳击，信誓旦旦地说，章慧同志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从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，你的遭遇我也遇到过，还不止一次。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，有一个师长，跟我讲要娶我当老婆，还跟我动手动脚，你猜结果怎么样？

章慧茫然地看着任冰雪。

任冰雪咧嘴大笑，嘿嘿，我随手就给了他一枪，子弹从他裤裆下面穿过去。我跟他讲，你要是再不老实，我的枪口就抬高一寸。吓得他脸都白了。

章慧本来不想笑，但是看见任冰雪笑得灿烂，只好也笑了一笑，算是表达对顶头上司的尊敬。

任冰雪说，我听说你当年在济南乡村师范就参加了地下工作，詹家店失陷后还到齐鲁大学组织过学生运动，应该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同志了。组织上把你调来，是希望你发挥更大的作用，不能因为儿女情长影响了个人进步。

章慧老老实实地说，就是出于这种考虑，我现在不谈个人问题。

任冰雪突然一拍章慧的肩膀，拍得章慧倒吸一口冷气。任冰雪说，

很好！章慧，我跟你讲，在男人堆里打天下，就要硬气一点，不能怕！你听着，我发给你一支手枪，谁敢逼婚，你就学我，给他一枪。

任冰雪说着，递过来一支驳壳枪。章慧惊恐地看着任冰雪，连连后退说，任大姐，我不会开枪。

任冰雪奇怪地问，你不会开枪？你怎么不会开枪呢，不会开枪算什么八路军？……你是不是不敢向杨蓼夫开枪？

章慧说，我连鬼子都不敢打，我怎么能向杨司令开枪呢？他是老革命，赫赫有名的抗战英雄。

任冰雪看着章慧，泄气地说，嘿，你这个臭知识分子，屁用没有。啊……任冰雪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突然一拍脑门说，你是不是真的想嫁给杨蓼夫啊？

章慧也一拍脑门说，任副主任，我早晚得嫁人吧，你给我一个盒子炮，谁向我求婚我打谁，那我不是要当一辈子女光棍吗？

任冰雪鼓着眼睛看着章慧，突然把驳壳枪抽出来，“咔嚓”一声把子弹推上膛，举起来指着章慧说，你要是敢嫁给杨蓼夫，我就毙了你。

章慧吓得脸色苍白，后退两步，差点儿被石阶绊倒，趑趄一下，站稳了，反而不退了，迎着任冰雪，颇有大义凛然的气概。章慧说，我就是要嫁给杨司令，你毙了我吧。

任冰雪气得发抖，嘴里磕磕巴巴地骂着，举着枪的手不知道该不该放下，上上下下地比画。

幸亏司令部参谋于建兴屁颠颠地跑过来，向任冰雪报告说，杨司令请她去打球，这才给了任冰雪一个台阶。任冰雪悻悻地收起驳壳枪，冲章慧恶狠狠地说，你给我等着！

六

龙捷三和周杰宁找遍了司令部作战室、政治部会议室、司令部房东家，还是没有找到杨司令。后来还是周杰宁拍了脑门说，篮球，篮球！

龙捷三也拍了脑门说，他妈的，怎么忘了这一茬！

清河支队的篮球赛别开生面，十几个人一律身穿无袖布扣短衫，篮球打得不按规则，乱糟糟的一窝蜂哄抢，狼奔豕突。

任冰雪窝了一肚子火，冲进球场的时候，余河沿正在训话，说，打球要讲规矩，不是谁抢到手就算赢，这就好比投弹，你老是把手榴弹抱到自己怀里，那是什么后果？手榴弹要投到鬼子窝里，才算赢。明白了没有？

任冰雪向余河沿嚷道，他妈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打球？

余河沿说，你要是不打，可以退场。

任冰雪火了，谁说我不打？我加入黑队。

余河沿说，好，那你得遵守规则，看我示范。

示范完了，又开打。黑方队员殷福塘得球，甩开大步往前冲，在离对方篮板二十米处，被白方堵住。殷福塘一看难以突围，索性不冲了，双手搂球，从裤裆下面把球扔出去，居然进了球框。

白方队员9号大喊，不算，殷福塘你这是什么投法？兜粪啊！

殷福塘嘿嘿一笑说，裁判说，可以这样投！

话音刚落，一个球传来，9号猝不及防，被任冰雪截住。任冰雪向殷福塘发令，3号，看好！

9号赶紧扑过来，殷福塘见9号来势汹汹，嘿嘿一笑，转身，从头顶倒着把球扔了出去，又中了。9号愤愤地说，他妈的，这个殷福塘，真扔手榴弹啊！

白方发球，球传到9号手里，9号一路狂奔，横冲直撞，见任冰雪挡在前面，横起肩膀将任冰雪撞倒。任冰雪一骨碌爬起来，气急败坏地喊，他妈的犯规还打？你给我站住！9号不理睬任冰雪，继续带球突围，终于将球传出去。任冰雪四下寻找家伙，找不到，急中生智，脱下一只鞋，向9号扔了过去。9号以为是篮球，腾空接住，一看是鞋子，骂道，这个女军阀，像个乡下娘们儿！

任冰雪说，我这是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。